

从家书看梁启超的理财观

■ 苏扬

近日翻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20册《梁启超全集》，这部全集收录了目前发现的全部梁氏著述，包括论文、小说、诗词、讲演稿、信函，以及序跋、对联、题词等等，约1500万字。笔者最感兴趣的是梁启超写的家书。此前曾经陆续读过部分梁启超家书，此番在《梁启超全集》中读到了更完整的内容。

梁启超写的家书，涉及梁启超对于学业、事业、处世、健康等人生重要方面的基本主张。他放下家长的架子，将自己和子女置于平等地位，用孩子们容易接受的语言，就种种人生道理娓娓道来。这里笔者想谈谈家书中体现出的梁启超的理财观——这是一个鲜有人谈及的话题。

梁启超的经济收入如何，具体很难考证。从散见的资料来看，梁启超收入颇丰，不仅支持自己大家庭的日常生活，而且还能同时供应几个子女往美国、加拿大留学。大体上，梁启超的收入主要有四个来源：一是任职，1925年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时月薪400元，任政府官员800元；二是稿酬，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，都是最高的；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；四是股票及投资。

他经常在致儿女的家书中，详细罗列各种流水细账，这一方面让儿女们知晓挣钱持家之艰辛，另一方面对孩子建立自己的



梁启超

理财意识也是很好的引导。

1927年5月4日，梁启超在写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：“现在因为国内太不安宁……真怕过一两年，连我这样大年纪也要饿饭，所以我把所有的现钱凑五千美金汇存你那里，请你们夫妇替我经理着，生一点利息，最好能靠这点利息供给庄庄们的学费，本钱便留着作他日不时之需。”信里提到的“庄庄”，是指梁启超的次女梁思庄。梁启超因为担心国内政局不稳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，他先将现钱5000美元汇给大女儿，然后准备变卖股票，将这些

钱拿到国外进行投资。

梁启超交给大女儿、大女婿的海外投资收益不菲，仅仅几个月已获利一倍多。对此，梁启超不胜欢喜，1927年12月13日、21日，他给思顺写信，夸奖女儿：“这样女孩儿，真是比别家男孩还得力十倍。”梁启超在这封信里肯定女儿的投资理财成就。

理财是为了保值增值，但为了子女们的成长、事业计，梁启超花钱从不吝惜。梁启超次子梁思永爱好考古，在大学读书期间，想要去西部考古，需要资金支持。梁启超在信中说：“接思永信，说要

去西部考古，我极赞成，所需旅费美金二百，即汇去……”梁启超能够像朋友一样永远支持自己孩子有价值、有意义的想法。像这封信里提到的，梁思永要去西部考察，梁启超表示“极赞成”，立即提供旅费支持。他是一位真正负责任、眼界高、随时关注孩子成长的好父亲。

1925年8月3日，梁启超写了一封信，和孩子们商量买房的事。梁启超在北戴河看上了一套别墅，“房子门前直临海滨，地点极好”，“我想我们生活根据地既在京津一带，北戴河有所房子，每年来往几个月，于身体上精神上都有益”……

梁启超晚年厚置置办房地产，是其对子女较有影响的理财手笔。他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1912年以后，十余年间他在北京有两三处住房。最令梁启超骄傲的，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。饮冰室由东西并立的两座三层小洋楼组成。梁启超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就是在这里写成。1925年8月，梁启超出资10000元在北戴河买了一处别墅，这是一座两层小洋楼，此后这里成为梁启超全家避暑休闲的地方。

在家书中，梁启超将自己在北戴河购房及相关的收支情况，都坦诚地与孩子沟通、交流，把孩子当成朋友，孩子们自然也把他当成朋友，有什么心事自然愿意跟父亲沟通，梁启超也因此总能第一时间掌握孩子的成长信息与精神状况。

梁启超在顾全好自己的大家庭之外，还对亲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

1928年6月23日，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提到：因时势变化，本来做官的几位亲戚的饭碗被打破，“你们两位叔叔，两位舅舅，一位姑丈，都陷在同一境遇下”，“个个都是五六十岁的人，全家十几口，嗷嗷待哺，真是焦急煞人”……

亲戚们陷于经济困顿，梁启超担当起帮助义务，“现在只好拼着我的老面子去碰碰看，可以保全得三两个不？我本来一万个不愿意和那些时髦新贵说话（说话倒不见得定会碰钉子），但总不能坐视几位至亲就这样饿死，只好尽一尽人事……”

既知开源生财，又明道义轻重，纾困救急，这就是梁启超在家书中不断向孩子们“啰嗦”的理财观念。他的家教，往往是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。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，多年的浇灌，终于结出硕果，九个子女人人成才，而他的为父之道和家教家风，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动车疾驰，我们一行数人从深圳往漳州。窗外闪过南国冬季暗绿的树木、休憩的田野和民居小楼，倏然一片漆黑，动车钻进隧道，不一会儿，又恢复了原来景致。自然光和车厢灯光在旅客的脸上此消彼长，恰如旅客各怀心事。

像往常一样，这次也是师父南翔——与传统的老师称谓相比，我与南翔的其他一些亲炙弟子，都爱称他为师父——喊我出行。有了外出的机会，他总是尽量带上我。他见我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：通常是白天窝在小房间里读书，晚上看一场电影睡觉；近年来书倒是读了一些，写作上的长进却不大。他便提醒道：“读万卷书，更要行万里路，对阅历尚浅的你来说，行万里路远比读万卷书重要。”他此行正是要采访几位民间手艺人，近年来，他对手工艺很感兴趣，自称是20多年前受到日本作家盐野米松一本《留住手工艺》的影响，也要写一本《中国手艺人》。

我对师父田野调查实地探访的功夫十分佩服，人际交往是我的短板，他则与萍水相逢的人自来熟，一盏茶的功夫，已经侃侃而谈，俨然他乡遇故知。我即便出门采风，也是走马观花，被动地接受空间转换带来的心理变化。师父比我主动得多，每到一地，采访自己感兴趣的人物，直接与心中拟定的写作选题挂钩，从来都是有备而来，比我这个当过九个月报社记者的人主动得多。

此行来漳州，师父已经事先约了当地老朋友，联系好了两个非遗传人，一个是棉花画传人，一个是八宝印泥传人。时间安排得很紧张，同行还有一位外省的女作家周老师，她是师父多年前认识的老友。她说八年前春天的一个深夜，我老师在深圳打电话给远在海南的她，说有一个年轻人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他的邮箱，发来邮件和作品，想报考他的研究生，看起来是个文学苗子，转发给了她，也让她看看。

“我打算帮帮他。”他在电话里说。

“那就帮啊。”

“有点麻烦，他只有大专学历，已经考了一次，分数低得太多，估计连准备什么书备考都不清楚。不过他说会继续报考，直到考上为止。在当下的考试制度下，大学不容易招到既有创作兴趣又有创作潜力的研究生，这也是一种无奈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他邮件里说自己在北方过得并不如意，没什么牵挂，有意来深圳求学。我鼓励他来深圳，拟找一间学生宿舍让他住进深大，让他一心备考。况且他会有一拨儿师兄师姐的热情帮忙，或许考学有望。”

后来，我无数次想起那一场自北向南的逃亡。如师父所言，人之命运取决于几个重要的节点，南下考研是我成年之后最重要的决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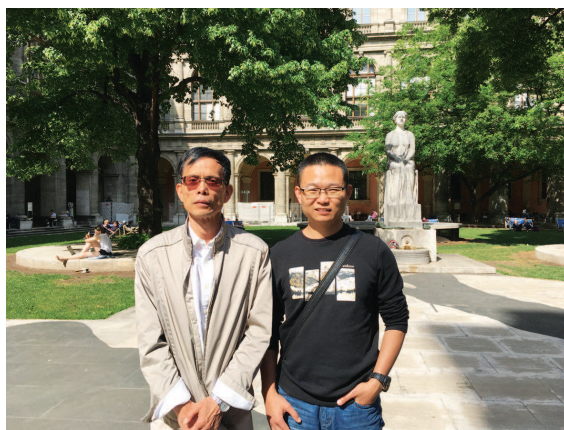
在北方辞职那日的天气真好，冬日的阳光铺洒在马路上，连我的手指都显得沉静而光滑。工作几年工资微薄，没有存款，辞职后没了收入，但我顾不上担心。我的理想早就瘦成了一根骨头，这根骨头让我决定离开这座北方的古城，到南海之滨的深圳去，听说那里不仅有簇新的观念，还有像簌杜鹃一般热烈的文学。

早在十年前，英文系毕业的我喜欢文学，常徘徊于二手书店与书刊报亭，有幸读到《小说月报》转载南翔一个题为《铁壳船》的中篇小说，这个小说触动了我，其中

文学路上结伴行

——记师父南翔

■ 欧阳德彬



南翔(左)与本文作者在维也纳大学参观。

老夫村妇，铁壳船中流逝的青春岁月与恩爱缠绵，搅动了少年春心。几年后，南翔成为我的导师，既是因缘际会，亦是奋斗结果。三年漫漫考研路，他的支持，予我反抗灰颓的勇气。自幼长于北国，南下一心考研，惶恐困惑可想而知。记得第一次见面，深圳尚未散去春寒，深圳大学教学楼旁边的大榕树下，一道矍铄瘦长的身影，一张严肃冷峻的面孔。后来，他带我上课学习，参加文学会议，乃至外出参加各种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活动……把当时尚未考上的我当成他的编外研究生，甚至给予了更多的关爱。后来慢慢熟识，才懂得他严肃背后的慈心，冷峻背后的热肠。他就像初见时的那棵根深叶茂的大榕树，遮风挡雨，垂荫庇佑。

师父看重真心热爱文学的学生。我掂量着自己那时见于期刊的寥寥数篇小说的分量，难免心虚。即便现在，已有百万字

文学作品见诸报刊，也不敢懈怠，伏案撰写，闭上眼睛，就看到他期待的目光。当初接二连三考研失利，因祸得福，恰成为他的关门弟子。每每我有作品发表，或获得什么文学奖项，他就喜笑颜开，比自己获奖还高兴。

听说不少研究生一年见不到几次导师，有的入学见一次，毕业答辩见一次，师父和我却几乎周周见面，一起参加文学活动，一起采风旅游，相处十分融洽。不知不觉，我投奔深圳拜师学艺，已逾八年，此期间，承荫甚多，难以详述。现在的我和十年前的我，已有天壤之别，改变最多的不是外表，而是心性。我出身乡野之间，内心夹带底层经历的暗影，一度陷入悲观厌世怀疑一切的犬儒心态，而师父是坦荡君子，以他的荫泽和宽厚消解了我的戾气和狭隘，这样我才感受到心性的澄明与欢快，抵达自由与幸福之境。宋代词人刘克庄《水仙花》云“岁华摇落物萧然，一种清风绝可怜。不俱淤泥侵皓素，全凭风露发幽妍”。师父的心性便像极漳州三宝之一的水仙，可以兀自悠然，亦能净化他人。

行走在薄暮时分的漳州街头，看到戴草帽的花农推着自行车，但见后车座草筐之中的水仙花，素馨的花瓣包裹鹅黄蕊冠，内中花蕊鲜嫩欲滴，还真是古诗中吟咏的金盞银台。蓦然听到古城教堂的钟声，大家不约而同款款步入，轻轻坐到后排，聆听布道之音，坚信人世间的际遇，冥冥中自有注定。命运的走向，只在一念之间。写作的走向，何尝不是如此？

深圳太大了，毕业后数次搬家，在一座城的内部漂泊，终打定主意住在不远处，半小时内即可与他会合。即便偶尔冒出考博的想法，择校也在临城，不作远游之念。记得在校就读硕士时做一怪梦，梦中骑自行车带他去开文学研讨会，土路上风沙弥漫，举步维艰。课前在办公室提起，他含笑释梦道，这预示着师徒二人在坎坷文学路上结伴而行。